



约3000年前的铜鸡，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



清代牙制脱壳鸡雏，现藏于国家博物馆



隋代白瓷鸡首壶，现藏于国家博物馆

# 博物馆里，这些你不知道的“鸡”的历史溯源

本报记者 范昕

鸡首壶为何成魏晋南北朝日常生活容器中的“爆款”？宋徽宗为何自比锦鸡？明成化皇帝制斗彩小杯为何绘母鸡图？……

2017丁酉鸡年，全国各地多家博物馆不约而同奉上与鸡题材相关的文物展，从不同侧面诠释着鸡形象包蕴的中国传统文化。中国国家博物馆有“凤鸣朝阳——迎丁酉鸡年馆藏文物展”，南京博物院有“锦绣鸡——南京博物院藏鸡文物展”，辽宁省博物馆有“金鸡报晓——丁酉新春鸡文物联展”，台北故宫博物院有“百年大吉——画鸡名品特展”，上海博物馆有“鸡年说鸡”线上馆藏文物展……博物馆里的鸡文物何其多，最远可以追

溯至新石器时代，种类遍及绘画、陶瓷、玉器、青铜器、石雕、珉琅器、紫砂器、缂丝、织绣、面具、剪纸等。

原来，通“吉”的鸡，自古被人们视为吉祥的灵兽，并且被赋予丰富的寓意，寄托着人们对形形色色优秀品质的追求。“五德之禽”说的就是鸡。成书于公元前《韩诗外传》曾阐述，它头上有冠，是文德；足后有距能斗，是武德；敌前敢拼，是勇德；有食物招呼同类，是仁德；守夜不失时，天明报晓，是信德。帝王喜欢鸡，因为它与凤凰同宗，象征着锦绣荣华；老百姓喜欢鸡，因为它是再熟悉不过的家禽，象征着温饱富足；打鸣的公鸡象征着诚信；护雏的母鸡象征着慈爱……



宋代佚名《子母鸡图》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



明代成化鸡缸杯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



唐代鸡形玉坠，现藏于南京博物院



明代白玉雕鸡佩，现藏于国家博物馆

## 接地气，与世间百态息息相关

鸡大概是“十二生肖”中最接地气的一位，自古就与人类有着紧密的关系——它是远古先民最早饲养的家禽，也是“十二生肖”中唯一的家禽。农耕时代，人们日出而作，准时报晓的鸡被视为上天降临人间的吉祥物，能够呼唤旭日东升；在中国创世神话中，鸡有幸当了创日第一日所造之物；中国民间将开年第一天的正月初一一定为“鸡日”，常常以红纸剪鸡作窗花……这些都足以见出百姓对于鸡的喜爱。

正因如此，很多与鸡相关的文物，作为吉祥的化身融入到生活中。从人们身上的所穿所戴，到生产生活所用所享，甚至婚丧嫁娶、结义盟誓、除病驱邪等民俗活动中，都能见到鸡的身影，从中不难窥见社会风俗、世间百态。

早在新石器时代，早期先民艺术创造的对象中就有鸡。三星堆博物馆藏有一只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鸡，距今约3000年，立于“门”字形的方座上，尾羽丰满，引颈昂首，气宇轩昂。尽管这只雄鸡的形象颇为写实，其胸前铸饰的格外醒目的火纹，却似乎暗示这并非家禽意义上的“鸡”，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象征意义。它很可能代表的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“天鸡”“神鸡”，象征着带给人间无限光明。

一件战国时期铜制的鸡头旗杆顶，则出现在此次国博举办的鸡文物展中。只见鸡冠硕大，尖喙，鸡首往下，颈部中空，既有装饰作用，又能够保护旗杆露天中不受淋蚀。军中旗帜顶部使用鸡的形象作为装饰，借用的便是雄鸡“武、勇”之德，以期战场上能够唤起士兵奋勇杀敌的勇气。

汉代开始，以家鸡为原型的陶制鸡就很常见了。有的细致入微，有的造型简约，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农耕社会的田园情趣，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。南京博物院此次就展出了一只东汉绿釉陶鸡，朴拙中带着灵气。一并展出的，竟然还有一件六朝时期的红陶鸡房，带飞檐，还带高窗，两只小鸡的脑袋分别从两扇窗里探出，充满生活气息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“爆款”日常生活容器是鸡首壶——它的肩部有一个塑造成鸡首形象的流口。“鸡”与“吉”的同音，反映着人民对于安定生活的向往。一只南朝的青釉刻花莲瓣纹

鸡首壶就藏于上海博物馆，釉色清雅，造型挺拔，器身上装饰着反映佛教信仰的莲瓣纹，整体器物和谐优美，体现着南朝时江南地区瓷器制造工艺的成就。

## 享尊荣，宫廷艺术中占得席位

深受百姓喜爱的鸡，同样深得天子青睐。最为人们熟知的两件与鸡相关的文物，都是天子御制。一件是宋徽宗的《芙蓉锦鸡图》，一件是明成化皇帝的斗彩鸡缸杯。

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《芙蓉锦鸡图》是北宋皇帝宋徽宗工笔花鸟画的代表作。画面出神地描绘了一只有着斑斓羽毛的锦鸡，它落在芙蓉枝上，回首望向右上角一对翩翩飞舞的蝴蝶。画面右上角，宋徽宗以瘦金体题有“秋劲拒霜盛，峨冠锦羽鸡。已知全五德，安逸胜凫鹭。”宋徽宗自比锦鸡。这锦鸡又称雉，五彩，尾巴长，羽毛长，亮丽的外表象征着美好和高贵，甚至被认为与传说中的凤凰同宗。

明成化皇帝的斗彩鸡缸杯，除了前两年在拍场上拍出约2.2亿元的那只，北京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极少数数量。蹊跷的是，成化皇帝御制的这类斗彩小杯上，鸡的形象并不是被皇室推崇已久的锦鸡，而是有些田园温情的子母鸡图。原来，这与成化皇帝对万贵妃的深情有关。万贵妃本是被安排在成化皇帝幼时的贴身宫女，虽比成化皇帝大17岁，二人之间却有着复杂感情。杯盏上绘子母鸡图，据说是成化皇帝偶见一幅宋代佚名的《子母鸡图》中，母鸡引着几只刚孵出不久的小鸡在地上漫步啄食，母鸡的目光充满慈爱，小鸡稚嫩地依偎在母亲的羽翼下。这画面让他忆起幼时万贵妃照顾他的情形，于是命人照样用斗彩工艺烧制成杯，送给贵妃。制成的鸡缸杯胎薄釉润，精巧玲珑，甫一问世就“值钱十万”，正因其名贵至极，后世仿制不息。此次国博特地集结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朝仿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呈现给观众，每个朝代一对。其中，康熙时仿品最佳，从造型到纹样都贴近原作。

## 历代画家笔下的鸡，各具神采

有着华美冠羽与丰富寓意的鸡，是画家热衷于表现的一大题材。在历代绘画大家笔下，鸡的形象又因画家

的艺术风格与个性情致而异，各有各的独特神采。

“明四家”之首的沈周就颇爱画鸡，传世的以鸡为主题的画不下十余幅，如藏于上海博物馆的《雄鸡芙蓉图》、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画鸡图轴》。沈周堪称中国水墨写意花鸟画的鼻祖，善以独特手法，描绘日常所见。他画鸡往往用笔简括，在水墨淡干湿的变化中，呈现浑厚身躯以及羽绒蓬松的质感，物体既真，又不以形似为目的，充分流露出笔墨趣味。

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笔下的鸡也不少见。他以自己奇崛纵横、空明朗润的独特笔墨开启了中国写意花鸟画的高峰。他画鸡往往用笔简练，造型夸张，眼睛和嘴都画成方的，显得冷峻孤傲，甚至颇有几分禅意。画面中的突出特点是“少”，却以简胜繁，神情毕具，少而有味、有趣。这样的画其实也寓寄着画家本人坚毅的个性。

以没骨法画鸡的手法，至晚清的任伯年而完备。他于传统的笔墨之中掺以水彩画法，淡墨与色彩相交融，用色尤其是用粉非常讲究，形成兼工带写、明快温馨的格调。这种极富创造性的画法，开辟了花鸟画的新天地。任伯年画的鸡，名称多为《大吉图》《双吉图》《吉庆图》等等，他善于从文人绘画传统和民间艺术中吸取精华，特别是将中国的吉祥物融入花鸟画中，为写实的花鸟画添上几分吉祥的寓意。

除了奔马，徐悲鸿的雄鸡同样令人叫绝。徐悲鸿在画中表现的动物形象不仅形神俱足，并且多是有所寄寓的。他常常昂首挺立、探身高鸣甚至怒发冲冠的雄鸡，头顶红冠如火、尾黑如漆，红与黑形成一种有力量的对比。抗战时期，这些雄鸡似乎是勇士的象征，通过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的典故，向有志之士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，表达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、高尚的气节与操守。这也是徐悲鸿人格和艺术取向的折射。

齐白石最擅长画的是毛茸茸的雏鸡，灵动可爱，仿佛刚刚破壳而出，踏泥而来，洋溢着浓浓的生机与情趣。这些画通常全以水墨画成，或浓或淡，很少设色，有疏有密，千姿百态。齐白石熟练地掌握了墨色的浓淡干湿，由蘸到笔头上哪一边墨多水少、哪一边墨少水多，以及笔法的不同，把雏鸡身上绒毛的质感画得纤毫毕现。雏鸡题材可谓承载了齐白石对中国绘画语言和审美的探索与研究。

## 相关链接

### 西方文化中的“鸡”

近日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推出的“丁酉大吉——中法金鸡齐唱晓”线上展览中，卢浮宫博物馆携手奥赛博物馆、巴黎市博物馆联盟、法兰西军事博物馆以及其他8家法国博物馆，共同从其馆藏中精选出54件法国文物，为中国公众再现异域金鸡的艺术形象。

人们看到，古往今来，鸡同样是西方艺术品中的主角。在公元前数百年

至550年前的古希腊，陶瓶上有了公鸡的花纹；在13世纪的伊朗，一只上釉陶壶上方被巧妙制成公鸡头部的形状，并刻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结合诗意的诗句和祈愿铭文；在16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，帕多瓦圣贝内代托大教堂神职祈祷席所用的纹饰是雄鸡的形象；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，就有金鸡纹饰的双刃剑，公鸡作为象征警觉、抗争和英勇的动物……

在西方人看来，雄鸡象征着希望、光明与复活——雄鸡一唱，迎

来太阳，告别黑暗。在某些地区，鸡也被称为“预言的动物”。古希腊神话中，就曾提到鸡能事先知晓一些人类不知道的事。

不少国家把雄鸡作为象征物并赋予其神圣意义。法国就是其中之一。法国人又被称为“高卢雄鸡”。这里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有雄鸡的雕塑。在一些历经沧桑的古堡，大门上往往绘有雄鸡图案。1998年在法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中，吉祥物也正是一只大公鸡。



清代青玉鸡，现藏于国家博物馆



战国鸡头旗杆顶，现藏于国家博物馆



清代华喙《锦鸡竹菊图轴》(局部)，现藏于上海博物馆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)